

蕉下听雨

## 在这个夏天读《静静的顿河》

乔晓荣

在这个夏天，我读了很多书，有刘震云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、有肖复兴《正是橙黄橘绿时》、有李娟《我的阿勒泰》、有塔拉·韦斯特弗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》，但最值得震撼和打动的还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巨著《静静的顿河》。

读这本书时，我整个人仿佛被卷入一个充满历史沧桑与人性挣扎的巨大漩涡之中，以至于，读完后的很多天，吃饭、走路、睡觉还觉得和格里高利、阿克西妮亚、娜塔莉亚、杜妮亚这些人的故事在一起。

有时，我们读过的书，可能会忘记主题，忘记内容，但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人物形象和长久的审美价值，却一直记得。这部深沉广阔的作品就具有这样的特点。这是作者的成功也是不朽作品的伟大之处。

这本书描写的是俄国哥萨克人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生活画卷。读完，你肯定会问我，讲的什么故事？书的核心是什么？在厚厚三大本150万字的笔墨中，我领悟到的就是人格魅力。作者肖洛霍夫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要表现人的魅力，人的魅力就是人性美和人格美，美就是本书的精髓。

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喜欢中心人物格里高利，我也不例外，喜欢他的野性，他的英勇，他的不羁，他的善良，他的淳朴，更喜欢他心中一直保持的那份坚定的“人性”。

也喜欢他的情人阿克西妮亚，喜欢她的勇敢、高傲、独立，喜欢她为了追求爱情，敢于打破命运的苦难和世俗的勇气。她们的爱情故事贯穿小说的始终，不仅是整部小说最重要的线索，也是全书最具魅力的篇章。

还喜欢他的妻子娜塔莉娅，喜欢她的温顺、贤淑，更为她那颗富家女却为了爱情屈辱而容忍的心敬佩不已。

特别是格里高利展现强烈、深厚的人性和美好的男子汉的性格。让每个读到他的人都会深深爱上他。怎能不喜欢这样的人呢？翻译者力冈说他在翻译过程中已深深爱上了格里高利这个人物。就连著名作家邓九刚也借用高尔基夫人的口吻说：“如果我是

阿克西妮亚，也会爱上格里高利。”我想，如果你是读者，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。

作者写他在爱情上的热烈、执着。受到压抑后，他携情人在炮弹雨中离家出走，表现了他的反抗和勇于追求自由的精神。你还记得我国汉代那首《上邪》的乐府民歌吗？山无棱，江水为竭，夏雨雪，天地合。爱情一直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，也是人性美的一面。格里高利和阿克西妮亚的真挚爱情，超越了生死。

在那个战争与暴乱不断的日子，格里高利的哥哥，妻子，嫂子，爸爸，妈妈，女儿都相继死去。家庭的悲剧一次又一次打击着他。他厌倦战争，厌倦杀人，厌倦子弹，厌倦抢劫，最后，他把所有生的希望都寄托在阿克西妮亚身上，他想带她逃离这个厌倦了的地方，他想安度日。死里逃生中阿克西妮亚在马背上中了子弹，失血过多死了。格里高利最后那点渺茫的希望彻底化为泡影，他明白，一切都完了，他这一生中能够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。读到这里那种无力的悲痛如同一片阴影笼罩着我，它不发出任何声响，却沉重得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我同情格里高利，也同情两位难忘的女人——他的妻子娜塔莉亚和他的情人阿克西妮亚。她们俩都因为他而遭受灾难。唯一慰藉的是阿克西妮亚死在了他的怀里。“他在阳光的朝霞下，把自己的阿克西妮亚埋葬了。在坟坑里，他把她那两条已经泛出死白色的黑乎乎的肩膀十字交叉地放在胸前，又用头巾盖住她的脸，免得土粒落进她那半睁着的、一动不动地望着天空、已经昏暗了的眼睛。他和她告了别，心里认定，他们离别不会很久了……”

回到自己村子的时候，格里高利已经满头白发，除了一个年幼的儿子以外，他这一生中的一切都丧失了。

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，情似海，愁肠断啊！当初哥哥被杀，他发誓要报仇，如今他视同生命的情人被打死，他却只是

悲痛，只觉得天空和太阳都成了黑的，再没有萌发疯狂的报复心。

他依然回归故里，将所剩枪支弹药扔入顿河，朝自己的家门口走去。这时候他依然是危险的，然而他不再逃避，而是迎着危险走去。

作者选择在这里结束，这不是故事发展的高潮，却是思想性格发展的高潮，不是故事的圆满结局，却是思想、性格发展的圆满结局。

格里高利的一生已经过去，而过去的一生就像一场短短的噩梦。揭示格里高利性格的另一条主线，是他在战争中，在社会、政治生活中的表现。

格里高利和其他哥萨克小伙子一样，应征参加俄德战争，他在战场上第一次杀人，心情异常沉重。他第一次参战受伤回到家乡，家乡人对他这样一个军官表示了很大的尊敬，激发了他的哥萨克精神，因此他作为一个好样的哥萨克又上了前方，他一面诅咒战争的荒谬，一面又忠实地保持着哥萨克的名声。

他参加了红军，又在红军队伍中产生迷茫离开了部队回到了家乡。

他参加了暴动，依然完整地保持着他的优秀品格，他发誓要为哥哥报仇，然而他终不忍心。他在战斗中内疚、痛苦得发了疯。在抢劫成风并受到鼓励的暴动中，他自己不抢劫，也不准手下士兵抢劫，因此他被撤了职。他宁愿守住自己内心的清白，甘愿被撤职。

米沙是他自幼的好朋友，虽然米沙杀了他的哥哥，但他一听米沙被暴动军俘虏，便连夜赶来解救，一路连夜赶马，连马都累死了。

在白军和洋人面前，他露出一副铮铮铁骨。他当了暴动军师长，却依然保持着朴素的劳动者本色。有这样一段感人的描写，某参谋长说他是“一个极其偶然闯入军界的军官”“没有文明人必须具备的那些特点”。他以为格里高利听了这种嘲笑会发怒，格里高利没有发怒，反而大笑起来，说：“我才不想学你们那些待人接物的态度和礼节。这些玩意我跟老牛打交道一点儿也用不着。如果上帝保佑，我能活下去的话，我就要天天

跟老牛在一块儿，我用不着奉承老牛，用不着说‘劳驾，白头领，请您拉犁吧！对不起，花皮！请允许我给您整一整皮绳，好吗？牛大人，牛先生，我诚惶诚恐地请您顺着犁沟走！’对待老牛就要干脆利落：嗨！哦！……”

格里高利的思想发展也是向上的，因为他的所有行为并不是投机取巧、见风使舵，也不是怀着仇恨，只是因为有着刚强、正直、善良、求实的品质。

战争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，他的亲人一个个都离他而去，家庭悲剧一次又一次发生，个人在悲剧道路上越陷越深，悲剧越发展，他的思想越明确，越深刻，越坚定。

一方面格里高利在痛苦地抗拒战争对他人性的磨蚀和扭曲，另一方面，他在人格方面高于周围的人。

大概所有读过这部书的人，都会对战争有一种清晰可怕的印象。在小说的开始，也就是战争还没有打响的时候，顿河的哥萨克人们过着多么惬意的幸福生活。村里的人们，虽然还是有贫富差距，但都能自给自足地过着令自己还算满意的生活。随着一战的爆发，井然有序的秩序被打乱了，村子里的哥萨克越来越小、人们变得越来越穷，心也变得越来越硬。就连格里高利当初为了营救他的发小日夜兼程连马都被赶死的米沙，到最后为了个人利益冷漠至极地把格里高利逼上绝路，人性最露骨恶，就是一旦朋友落魄，他就落井下石。

在这场持续几年的战争里，格里高利找不出哪一方是明显的正义，慢慢地，随着他多次摇摆不定的足迹，他明白了，在战争里，并没有哪一方是所谓真正的正义，也并没有哪一方是邪恶。真正的正义，永远属于人民，属于那些善良的热爱生活的人民！

而真正的邪恶，也并不是所谓的“敌方”，而是那些在战争中所有的对人类存在以及文明和理性的践踏！

尽管这个世界可能不是那么尽善尽美，战争与和平交织，痛苦与美好并存，小小生灵的你，即便全世界都在阻止你前进，那又能怎样呢？

在这个夏天，你依然保持你的善良，你的美！

流金岁月

## 传承

李茂平

我的养父李四九，是中铁一局原一处一名最普通的工人，我五六岁的时候，跟着养母来到兰州盐场堡的养父身边，从此便与中铁一局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兰新线开始修建时，我和妈妈就跟着父亲在铁路工地上漂泊，搬家便成了家常便饭。我还记得在疏勒河工地，六家住一个帐篷。每个家庭之间用床单挂在铁丝上，隔开独立的小空间，这个空间小到只能支一块半床板，只有帐篷门边能留出一点地方做饭。但就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，一个帐篷里的六个家庭就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。当时只有我和小宝两个孩子，所以我俩经常吃百家饭。大年初一中午，家家包饺子，每家的我都会尝几个，尤其是小宝家的饺子特别香，我吃了不少，吃完后先想喝水，小肚子胀得跟篮球似的，我难受得哭起来，最后还是父亲抱着我跑了一里多路，到卫生所找大夫帮忙，把胃里的东西吐了出来才算了事。

我儿时的记忆中，工程队的高音喇叭总是在广播：“李四九，老黄牛，干活踏实不怕苦……”。父亲没有文化，他不会讲大道理，他只是用苦干实干，教会了我很多很多。平时，父亲最爱对我说的话就是：铁路给了我们饭碗，要一辈子踏踏实实做事，老老实实做人。这些质朴的话，已经植入了我的骨髓。他的正直、善良，他的任劳任怨，他对我的父爱，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正因为从小看到的是铁路建设者们严谨、认真的工作态度，又受到父亲的耳濡目染，这使我对铁路建设事业充满了浓厚兴趣，也养成了我吃苦耐劳、乐观向上的品格。后来我参加工作来到了中铁一局原四处，光荣的成为了新中国第二代筑路工人。踏踏实实地在工程队干了五年后，我逐步成长为铁路建设企业的管理干部。

还记得父亲最高兴的那天，是我在一九七八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我在回家探亲时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，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人要知道感恩，要讲良心，是共产党把你一个普工的儿子培养成铁路单位的干部，成了党员，以后更要好好干！要知道，毛主席的恩情，共产党的恩情，新社会的恩情，我们永远报答不完。”工作几十年来，我深深地懂得了一个道理，作为铁二代，我们要永远牢记前辈对铁路建设的特殊感情和路徽情节，赓续他们拼搏奉献、以路为家的红色基因，并以此教育我们的后代，把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世世代代传承下去……



山路十八弯

丁英盛 摄

## 永不褪色的爱

夏良红

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我的心情很复杂。因为我逐渐意识到，我的父母真的已经变老了。虽然每当家里有搬东西收拾杂物这类活时，他们就会说：“让我们来吧，你们这些小娃娃，哪来力气做这些。”在爸妈眼里，照旧把我当孩子，忘记我其实已经是不惑之年了。

早上和母亲通电话时，她正在医院里看病拿药，最近她咳嗽愈发明显，拖了好久，不见起色，害怕进医院的她不得不去找医生问诊，对面人声嘈杂，耳朵已经不太好使的她听不清我电话这头的话，我不停问：“你找到医生没有？抽血结果怎么样？”而电话那头的她重复回答“你说什么？我和你爸在住院里呢，别管我们了，你快去吃饭，不吃早饭身体不好。”质朴的话语却又答非所问，这样的情形越来越多，慢慢的，他们变得不太敢单独出门；外出到陌生地方，一时半会找不到我，就要开始发慌；会很快忘记上一刻发生的事；甚至偶尔会把晚上当成天明。我带他们看医生，照脑部CT，做各种检查。医生都说，这些属于老年人变老的正常现象，只会越来越差。我明白，却无法抑制那种从心底深处蔓延而来的害怕与难过。

我记忆里那个年轻、爽利的父母去哪儿了？我印象中那个能干、无所不能的父母又去哪儿了？是什么让他们衰老的这样快？是那转瞬即逝的可恨光阴，是那日夜不停的辛勤劳作，是为了养育我们姐弟长大的殚精竭虑。过早、过多生活的磨蹭带走了他们的硬朗，也带走了他们的健康。

时光过得那样的快，快得时常让我陷入回忆。我们家三个孩子，身为匠人的父亲每天早出晚归给人做活，有时路途太远，主人家善意的留宿却从未停止他回家的脚步，无论多晚他坚持回家，他觉得一家人一定要整整



山色空蒙雨亦奇

孟玥 摄

齐齐在一起才好。每次母亲拿这个笑话他的时候，他都是一笑而过，嘴里嘟囔着“这还不是因为舍不得你和孩子们嘛！”我想这或许是父亲最笨拙的爱表达吧。在我们成长过程中，父亲和母亲从未缺席，竭尽全力辛苦劳作养育我们姐弟三个长大。他们坚持供我上学，督促我认真学习，考上了大学，改变了命运，让我在大城市里得以安身立命，成家立业；他们辛勤劳作，使我懂得贫穷不会长久，勤劳可以改变一切；他们身上属于农民特有的那种坚韧让我学会坚强和不轻易妥协；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和睦相处让我懂得什么是家的温暖。我发自内心的感谢父亲和母亲，这是他们给我这一生最好的礼物。

上高中后，我开始去异地求学，每次出门都是我最难过的日子，而每次回家就是我最期盼的时光。虽然在求学和工作的十几年里，我和父母长期分离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我的爱还

有我对他们的依赖。一封封书信是他们对我的关心，一通电话是我对父母的牵挂。父亲在我心里还是和以前一样伟岸，但是，近年来，他走路开始略显蹒跚，逐渐看不见书上的小字，听不清我电话这头的声音。无情的岁月使他本不高大的身躯变得佝偻，让母亲满头的青丝变成白发。为了这个家，父母付出了太多太多，我没能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，还让父母一大把年纪远离家乡来这陌生的城市替我带孩子做家务。每每想到这些，我都愧疚自责，而他们却豁达的告诉我能来大城市见见面不知道多高兴，让我安心上班，不用顾及家里。回忆往昔，和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每一个片段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小时候不懂什么叫珍惜，什么叫爱，后来明白了，却明白怎样才能回报这样的爱。父亲母亲，或许我不能成为多么厉害的人，但是我可以更努力的工作，更健康的生活，让他们看到一个内心强大、积极上

进的我，只因为是我，是他们，是什么都割舍不断的血缘亲情。

小时候，你我的愿望大抵都是给自己买好看的衣服、好玩的玩具，住漂亮的大房子，长大了，这些愿望变成了一家人整齐健康的在一起，带父母去旅游，给他们买好看的衣服，给他们喜欢的东西，让他们住上漂亮的大房子。这一辈子，总是父母在追逐我们的脚步，而我们要多少时间留意到他们的背影呢？这辈子我们还剩多少时间相聚呢？犹记得，母亲生病期间，因为工作性质，我无法长期请假照顾，为了替我减轻经济压力，父母拒绝了我给母亲请护工的建议，为了使我安心工作，几乎没下过厨的父亲学着做饭、炖汤；给母亲洗头、洗脚；带着她独自前往医院复诊，几年如一日的照顾，直至母亲康复。都说家里有个长期病患会让一个家不得安宁，但这并没有让我们家分崩离析，反而使我们更加理解和包容，更加懂得生命的意义和家庭的珍贵。经受了不少坎坷后，我终于明白自己那份最真挚的感情，其实是不需要任何华丽的语言去修饰。父母是我今生最亲的人，他们给了我生命，给了我健康的体魄，我明白无论何时他们都不会抛弃我；而无论何地，他们需要我，我都会为他们全力以赴。在这个世上，我再也想不出一种爱，比这更无私的了。

所有的爱都经不起等待，在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就要带父母去品尝美食，去领略美景，带他们去爬山，去看海，去旅游，让一帧帧照片留下相亲相爱的风景，让一声声欢声笑语刻下爱的足迹。古人云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，人生有父母，尚有来处，否则，只剩归途。无论面对什么困难，只要有父亲母亲在，我就从内心觉得安宁；无论走到哪里，家都是我的归宿；无论什么时候，我们的爱都永不褪色……

墨痕诗香

## 苍穹铁骨战戈壁

赵豫彬

白驹苍茫两年岁，陶然巨龙戈壁栖。  
峥嵘痕迹如逆旅。寒峭漫天如寇袭。  
蛟龙横断迎天阙，势拔祁连盖苍穹。  
狼烟烽火战鼓起，机甲浩荡成群弓！  
铁心迎难愿公力，铁路通途志不移。  
柳红功业千秋载，康庄大道绩伟丰！

外公的抽屉  
曹鹏 撰

春节前，我从新疆的项目离开，回家看望母亲，到家第二天便是腊月二十四，俗称小年，按照传统习俗，这一天要收拾收拾屋子，扫去旧灰尘，干干净净地迎接新的一年到来。

曾记儿时，在外公家过春节，外公总有用布蒙上头站在梯子上扫屋顶的灰，母亲和舅妈她们围上围裙擦洗家具上的灰尘，却不上我和妹妹动手。

我闲着无事，就拉开外公房里的床头柜的抽屉，收拾里面的杂物。收拾到底层的抽屉时，我惊奇地发现里面放着一个黑色旧塑料的小笔记本，一本陈旧的相册，一张二十年前的铁路建设报和二张三好学生证书。我打开那本笔记本，里面详细记载着族谱以及我们五姊妹出生时间、地址等，还有怀念外婆的话，纸张都有些发黄了。而那二张三好学生证书，上面写着我和妹妹的名字，分是小学三四年级时得的，字迹有些模糊了。也难怪，一晃20多年过去，我自己早已记不得了，外公竟然还保存着。

纵使时光流逝，年华更改。外公的抽屉里，总是保留着我们曾经的几件旧物，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。

可是，我们的抽屉里，是否为外公保留了一样旧物？



紫藤萝